瀟湘聽雨錄

瀟湘聽雨錄卷五

廣陵江昱賓谷

淸泉丁乾齋世居白沙工草書善鼓琴少爲諸生晚年入南嶽遇異人授導引術昨遊金焦渡江至揚州而返爲詩歌以贈者壓疊成數冊余欲仿四淸社友送衡山琴畫張道士體不得因成長詠禹篆七十七湘弦二十五長與芙蓉作城主浮玉遥採瘞鶴銘登斷壁傳敎聲寒瀾捲送醉翁操龍蛇壁上飛縱橫琳琅縣入鶯花市終日據梧還隱几鴈迴書遠歸夢濃彈落幽蘭洞庭水明牕塵在斜日趁赤松壇下嬰黃

婆五禽作戲寧㜝鵝胎仙三疊閒婆娑碎御人世箏琵琶自鳴自止雲水窩笑拾榴皮揮擘窠老復丁家

題白沙瀟湘一曲抽新筍葉葉春符亂隸蝌

衡州丁氏自澹鈎太史一壽後羣肄風雅而旭堂文學正景莘堂文學正野清沙解元甡皆自幼從宦江蘇其有韻之言風格又別更屬後來之秀

庚辰秋余苦滯下治之而愈辛巳正初雪夜釀寒忽詣廁牏者數數不堪其楚黎明召醫鄭君文思診之曰非痢也妄投痢藥不可爲矣用外麻茛附之類一服而愈後以方書示余曰此凝寒氣陷爾蓋參附外陽

除濕湯也衡湘醫術之精如此後復知一人曰杜書山闗覽該洽奏效亦神

羅奇生清泉東鄉人年九十一終弟國望歲癸未年九十四存姊從李年九十三終妹從許年八十九存四人同母生素行皆敦愨無疢長年之慶鍾於一家手足閒洵稱人瑞陳南莊明經朝爵言

蔗畦於永州尋八愚諸迹導僧稱子厚若今郡民稱貳守者然錢籜石太史載于次公比部雯峻兩君典試粤西歸而過永訪山谷書於澹巖僧指云此黃大人書異日過衡各舉以爲笑夫永州懷素所嘗槃桓風

流所到絲天庵石皆作蕉葉皴何今之頭陀率爲啞羊且工勢利邪

有張大家者孀老且貧寒棲江夏善畫工詩以筆墨自給雪中句云不須更作迴風舞寒到蓬窻已十分風況清絕邇闗楊迂谷大令黴儆居武昌時知之惜不詳其里居姓字矣

迂谷有女阿縉從宦醴陵時甫六歲於湘江舟中嘗口占云月明夜打魚迂谷賞之以爲有詩情因課以詩頗嫻吟咏蔗畦爲作小印題云迂谷愛女屬爲作名印偶爾落筆乃入醜拙一路豈祐出山石句爲女郎

詩增長氣格邪

曾孝女名衍綸山東長清人隨父尙增之郴州任女曉大義性尤孝學使毛侍御以同鄉聘爲子婦母張氏疾女侍奉晨夕閱四載至乾隆戊寅女年十五臘月二十三日張病轉劇女勞憊亦甚母憐之令臥使嫗侍已女佯應之就帷幕外坐而假寐嫗就牀前爐焙衣倦臥衣爇火及几榻女驚手撲不滅與嫗呼救時夜午寒甚家人寢熟聞變起毀門入火已及帷幕張呼掖女出女號哭挽母臂不舍家人救尙增出復奔救女女哭且呼曰救夫人我誓與夫人俱時張已在

烈骸中女猶手捧母面哭不止尙增大呼女速出卒
從母以死火既滅求其骨女抱母骸卒不可得解一
時人士以爲宋共姬不是過也作爲詩歌以哀之郴
人爲立孝女祠在來鶴門外余嘗謁而弔之
耒陽薛姓女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疫垂殆昏瞶
間有白須老人徧拊其身至下體女羞澀作厭語白
須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眎之轉而爲男
病遂霍然遠近傳其事陶經初明府與鄢令張君過
耒屬耒令介亭徐君喚之至署驗之果男體也但面
貌聲音猶女子態未改其實薛有二子得此爲三遣

化殊不可測乾隆庚辰秋陶徐張三君在淸泉署看
弈軒言之
安鄕令金匱鄒君健出其聖善倪宜人素玉字無瑕冰
壺草詩詞淸婉不媿大家宜人卒年三十四子三人
長儀次俠又次則大令也今集乃其昆季副墨以行
者有子誠足貴哉余室陳早歿有閨房集爲吾姻許
綠淨夫人敘刻昨在長沙書肆見別裁集選入數首
或可挂名不沒因讀冰壺草附誌之
連姓作名楚人極多嘗於考試見之若姚黃魏紫文昭
武穆祝文賀表陳宗器衞聖朝林中鹿石上麟楊生

華柏振柯文郁郁高峩峩此類不一而足更有不可解者如武敏歆取生民詩殆未深繹邪

楚姓歐陽者衆望出長沙又陽姓出右北平又歐姓不知所出疑或區冶子後以音同而作歐邪三姓皆非一族土俗稱謂歐陽止曰陽或止曰歐行文則不溷也又單姓單襄公後復有單姓音丹本虜姓亦非一族作字雖同一單稱謂則丹禪各音也

區姓廣韻豈俱切後漢末有長沙區景又烏侯切古善劒區冶子後今郴州有之案今楚南多非土著二姓於豈俱切者閒有一二其烏侯切者絕無蓋縱有之

則字亦作歐固與歐陽之單稱歐者無以別也
後漢書段熲其先出共叔段熲寧人駁之謂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以爲出自段干引史記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余謂不然古人姓氏所出多塗通志氏族略最稱獨得其中臚列以祖父名爲氏者凡二百餘姓悉根典籍詎曰無稽顧氏蓋本風俗通又路史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之言且呂氏春秋段干木亦稱干木也要之謂段本段干亦無不可而必謂無以祖父名爲姓則未免執矣況史家族系必本舊文蔚宗何至妄語嘗以語段芝園孝廉答曰寧人

斥後書爲不通氏族略何足當其一盻古人親盡不
諱安知立姓時不已去共叔五世邪君謂本段干無
不可自是不關己事獨不顧人家本源率爾爲此兩
議騎牆之說乎相與洪哂
准玉篇已載之莊子平中准是也北史仇儒爲趙準造
祅言有准水不足之語蓋亦作准今官府文書若作
準則反訶錯誤客有謬解宋時去十去點以避萊公
名者時歐陽竹涂侍御正煥在坐余因戲之曰君家
信本書溫彥博碑言爲准的正無點無十定是怕觸
忤寇萊公相與齒冷客終不悟

宮觀之觀去聲元次山會女觀詩叶入平韻偶舉以問
王塋圃萬瑩塋圃笑曰唐人敢問他來平讀陸務觀
者固不爲無本

竹垞太史謂杜律之細不但押韻無同紐之字卽七律
之三五七句落脚字亦必上去入間用必無重複嘗
述於坐客爲我輩深媿時有唐詩在案頭蔗畦默然
翻閱至輞川仲初諸七律忽舉示客曰少陵詩祖自
當遜彼一籌若王維王建我爲彼足矣無不發笑

衡湘人士因考試用詩爭執贄李振南明府之門明府
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若必祈講授則此道或可不

學而能斷不能由教而入也明府此言非會心人不解

崟圃問余以長短句余曰武陵溪別一天地世士罕津逮何由鳴榔爲導爰以曩所論次精粹詞鈔示之蓋難言之又不欲虛所問也崟圃受而循諷淹日夕旣而恍然曰吾寐方覺矣自前明迄今諸號能詞者殆適郢而首冥山自詡邁征而不悟塗之南北也幸入勝境當不至迷其故處獨怪君方輯注草窻玉田一家之言茲則自有詞以來至金元而止提唱正宗有闕絕學匪細柰何反終祕之而不刻以行世其相賞

如此解人難得良友一時印合之情有不可沒者所宜誌之勿諼

茶陵彭擬陶心錦幼以神童名九歲時里有朱先生者戲之曰彭童者一身土氣能對否應聲曰朱先生三箇牛頭一時驚異後受知州守熊應昌肎其姓籍漢陽邑校遂家焉

彭念堂湘懷擬陶之子工詩嘗搜刻杜茶邨詩行世昨聞念堂已作古人深爲悼歎其自作摘錄數聯於此層城初過雨簷月欲爲烟江連揚子大山到皖公平晼蘭開檻外湘水到門前雲含兩城雨笛響一江秋

門餘三日雪燈旮一年春人聲多在水樓影不禁風官閒秋滿戸客醉酒盈衣白雲起何處黃葉落無聲嚴城秋色裏匹馬水聲中野樹鳥雙下斜陽山萬重寒風吹野黑積日照人黃帆影來雲裏龍艇過雨中歸安戴農南永植作宰湖南因有一帀孤城半夕陽之句人稱戴夕陽其汀風閣詩貫穿全史長於斷制如南徐懷古云三吳士馬能無恙百里菰蘆大有人昭關云爲報父兄甘載櫜與人家國漫吹簫淮陰祠云面背動關天下討死生不出婦人謀宋玉墓云滿地干戈秦虎豹荒臺雲雨楚君臣峴首云作督荊湘譽

典午隔江吳越視同寅檇李亭云吳越江山多入手
英雄兒女話從頭眞西山故里云東朝自搆新恩禍
南宋寧從理學亡粤中懷古云下瀨樓船天子詔蠻
夷君長老夫臣鴻門坂云劒花已蝕樊侯盾玉斗能
生亞父疽雜之獨漉堂集幾欲突過元孝
乾隆壬午春余從雲巖學使於衡州試院將按永州余
暫歸清泉署次日買舟追赴于祁陽中途雲巖用昌
黎合江亭韻作詩相待云別君甫二日勝踐事已左
扁舟感卬須好風思咳唾豈無同心彥歡情託參佐
之子期未來欲餽詎可貸瞑投孤嶼泊側想千帆過

夢裏尚遲君依稀屐齒挫朝來傳好語橋燕屢鳴和
江郎𤨏半分陶家力一箇溯洄亦阻長君來忘坎坷
祇秉剡溪興不戀彭城臥念君住東軒令弟最吏課
謂蕉畦明府　耐官理宜爾留滯勢豈邪君方舉龍文健筆
振羣愞著書排俗說一字國門播文如繁露醇詩笑
東野餓憐予遠追逐敢以得士賀三年秉輶車舊學
益荒惰江山空到眼賓客鮮驚座同心喜蘭芬析理
已的破跌宕風月間誰能卽賡泚余亦卽和答一時
同人皆有作至永雲巖復疊和數篇命吏抄錄成帙
郵寄蕉畦屬入清泉志雅情逸興至今思之洵屬前

韋風流不可多得」

庚辰春重開西溪道不由書院直達合江亭勝槩頓覺一新修理需石或議亭內外碑如插笏有駁蝕無一字者信可毀之蕉畦不然曰無一字者安知非唐宋舊物毀之終不安所可毅然去之無疑者轉屬大書深刻芒角燦然之頌德碑爾靡不大噱

衡州名勝無踰合江亭亭在石鼓山烝湘之會秀宇層明淸流綠淨左挹岣嶁右顧鴈峯漁烟鷗雨奇爲壯觀也丙子夏由常寧回揚州小泊其下時勉遂槐黃偶爾取適登眺之餘不覺有感遂口占一絕寄蕉畦

末語乞我垂綸向此間因蔗畦將調任新邑爲地主
也忽忽數月又復來衡舟中閱姜白石詩有記取合
江江畔樹他年此處好垂綸之句蓋桐廬作也雖非
一一鶴聲然巧與之同不覺自失後爲蔗畦言之蔗
畦笑云嘉魚黃州總名赤壁登高作賦何妨別有興
懷那見古文本子不選眉山兩賦來
歲己酉庚戌間取潘師正語自號今三十餘年矣昨容
湘東有詞以龔朝貴者口占答之漫記於此不乏山
中物人情同所須原非小冠夏莫解帶令胡叟已支
離久源寧清濁殊春城寒食句珍重此區區

乾隆二十八年蕉畦以乾州司馬陞任去衡清及舊任常寧之人爭餽贐送冠蓋皆不受爲詩歌以送者積爲四卷又以平昔之牘背書選刻十二卷闢講堂於白沙書院立去思之碑沿途張讌設樂充塞衢路有送至百里外涕泣而返者長官得民之深方媿逾分而寓食若余亦叨紳士公餞詩文復牽連及之眞慙忝無地故余留別詩云饘粥冰銜歲月更烝陽雲樹不勝情幸多君子堪師友敢藉賢稱及父兄先世著書曾遺日他年寓籍或留名何緣得似甘泉叟垂老重尋石鼓盟

瀟湘聽雨録卷五

瀟湘聽雨録卷六

廣陵江昱賓谷著

越絶書濮程佐之濮卽牧誓濮人程之國今屬興寧縣地水經注淥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於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鄉獻同酃也漢郡國志程水鄉出美酒南史劉杳傳楊元鳳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十道記曰輿地志郴人取若下水以釀稱若下酒張協所云荆州烏程是也容光之佐蓋封於此其子孫有烏程氏善釀改封湖州故因以氏縣今兩地皆有名酒湖州之酒仍曰烏程興

寧號千日酒謂窨之三年也嘗領其味甘美不與他同

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酃醁漢郡國志酃縣有酃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極佳案湖今在衡州府城東十里衡酒至今著名然湖已淤淺側近胃耕大半成田中止一渠穉水濛流不足供釀衡酒則惟取閱江門以下賓日門以上二里許湘江之水爲之餘皆不堪用或其地脈相通也

酃令周君傳酒方黑蒲萄乾一斤冰糖一斤燒酒十斤浸罈內封煑窨之小杯取少許頓沸湯椀內時一吽

之但使知酒味勿使有酒意曰頻服助神養氣極和平有益

湘中產茶不一其地安化售于湘潭即名湘潭極爲行遠住者有衡山之閬（俗鑽字）林蓋極高巖磴所產日色不到之處往遣捷健樵者俗號山猴緣木杪采之故謂之閬林土人極貴重然終不脫湘潭之味近有效江浙焙製者居然名品而洞庭君山之毛尖當推第一雖與銀鍼雀舌諸品校未見高下但所產不多不足供四方爾

衡人祀神所供之茶往往中有一盂忽變色如泥漿味

淡如水者輙云爲神所嗞猶云歆享之也其理殊不可測

湘中娶婦之家三日後以鹽菜蜜果之屬徧餽親友以供茗飲名換茶猶禮經榛栗棗脩之遺也

庖丁於暑月以西瓜和米粉糖蜜爲餌切塊堆盤若撒耶犀名西瓜餻湖湘閒爭效之余謂此種物不必辨味但聞其名卽令人齒冷何止哀家棃烝食邪

郴州蘇仙卽輿地志之馬嶺山神僊傳之牛脾山也緣迹以蘇耽顯土人不稱山名亦不稱山但稱蘇仙蓋南楚之俗凡有神祠之山率如此稱也山去城五里

茂松夾道巖磴聳秀凡三成皆有琉廟余與雲巖學使拂曙往遊其下有洞洞口泉流需屐無下足處且須持炬行半里許始達靈境故未入爰坐洞外摩訛巖扉宋元人題名而已列仙傳所稱祠壇在山椒相與延緣而上祠後小軒頗飾潔牡丹盛開稍左爲飛昇崖崖下有數弓地土中產仙桃仙棗如白土摶成摇之戢戢有聲有緣遇之不可必得磨水服已腹疾酉陽雜俎亦嘗言之主僧獻桃棗各一學使以桃分余俾以奉母歸途遇丹霞道士丹霞固學使舊遊道士素識因雲遊歸粤適見使者旌棨故拱謁道左以

葛仙翁竹葉符獻學使又以畀余曰靈異固不必問

蘇耽葛洪之遺蹟其適相際爾

衡人祝壽之儀以燭或二或一其跋用木取之可為擣

衣杵

廻鴈峯今為無量壽佛道場二月八日為佛誕降之辰

傾城奉香有於殿庭跪燭者其燭頗鉅殆若司烜氏

所共墳燭者用架立於地長跪然之經日夜燭跋乃

起

衡州府學大成殿銅鼎明初所鑄模範工緻張獻忠據

衡欲得之數十人扛舁莫能動遂罷其實鼎重不過

三百斤昨修學時暫移置明倫堂數人卽舉聖宮法物固宜有呵護之者不容亂賊竊據

常寧北鄉黃泥塘方廣三四丈許水常涸有段姓掘土得棺中悉金銀器及環釧釵篦之屬作製精巧取歸因而致富近日尚有得者但遺麸墜珥而已亦不必定在塘中也王墨圃有田業在其側曾見所得之物蓋自宋以來賊寇聚常寧者非一或其所藏也

衡州錫工爲漏刻頗準雲巖覓工製之不得余以齋中所置者銘而貽之銘曰推自日官俟應星史刻度用均明晦以啓錫方有蓮金虬堪擬仰運璇輪中涵幽

水流夔尾閭韻鏗宮徵神龜潛降獨藺徐起北極尊
居南鍼環指墐戶知天擒雲測晷惜陰稱齡惕日衰
齒慙負靈儀敬獻朝使鳳漏遲符雞鳴無俟權衡所
歸陰陽燮理

禹碑晉徐靈期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蝌蚪
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陳田夫南岳
總勝集云雲密峯半有禹碑禹王至此壘之高四丈
一十丈皆蝌蚪之書夔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
碑上雙螭擎黿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
已此後了無見者楊慎升菴集云劉禹錫詩傳聞祝

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區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猨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蓋劉禹錫徒聞其名未至其地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則似見之蓋螺書匾刻非目覩不能道也宋朱張尋訪不獲後朱子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

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
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
院者凡七十七字與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善化
縣志云宋嘉定壬申賢良何致因樵引得覩遂摹刻
於嶽麓石壁隱蔽榛莽四百年明嘉靖癸巳郡守潘
疊峯鎰蒞長沙訪得之因榻傳於世成都楊愼靖州
沈鎰南昌楊時喬各有釋文余案今嶽麓石壁七十
七字凡九行行九字末行空四字處有徑寸楷書刻
於字下者二行三十二字刻於幅外者一行十三字
共四十五字云右帝禹刻南嶽碧雲峯□似壁開水字

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國□幽得之□□

□似衆謂獲三字夏之書刻之于此詳記在山下是嘉靖以

來升菴輩所見者即此磨崖之刻非碑也繼云宋代

亦屬虎賁中郎乃今岣嶁之刻則竊豐碑且欲冒充

神禹原刻據衡陽縣志云康熙間僧人於岣嶁南就

古雷祖殿基以為蘭若日漸誅茅闢土有碑出殿後

叢石中碑方石有衲大石為座負北向南稍仆其面

以蔽風雨蝌蚪文與嶽麓之碑同但大小肥瘦略有

異驗蝕第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三六十一共

五字云然余乾隆戊寅秋嘗親探岣嶁信宿碑側盼

覘之審碑制甚陋不過大石一片長五尺四寸有奇寬三尺八寸周圍鑿痕尚新意揣特數十年間物衡志所稱康熙間得之或即是時贋作爾碑薄僅三寸其左又止二寸四分中有徑寸穿孔旁有折裂驚縫石質纔緩刻手庸劣每畫俱用刀雙鉤而中凸多不錐衡湘俗工刻木牌漆版往往如此刀法往探時適有二僧摩搨見其上紙後先用筆匡出字形然後於空處施墨草率模糊信手任意始知所見各墨本無一定之筆畫職是故也且有明徵其非原刻者則末行空處有萬歷辛巳四明管大勳䟦小字約三百餘

斷續書之亡失過半而亡失處石膚平整並非駁蝕以意讀之辭尚可曉蓋跋乃管公述其翻刻於石鼓書院之由管刻駁蝕後人瞀昧即取駁蝕之模糊搨本翻刻於岣嶁不繹跋文遂仍其舊今搨本率遺此余摹石讀之中有魯魚亥豕則嘗作昔攷作致吳作禹咸作成有作者于作予謬誤顯然不覺失笑故余詩云神物果因時顯晦轉欣生晚是吾徒蓋參活句非據以爲眞也並以管跋附識于後以備參考　昔致禹[越]凡闕字有見於他書者即補之餘倣此　春秋曰禹□□中經[歷]見聖在[於][九][疑][東][南]曰[赤][帝][闕][承]以文玉[覆]以[盤]石

且書金簡玉字□□□□□□衡嶽□□山□□水之
啓相□禹□□山刻碑□□文唐韓昌黎詩云岣
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當□人□
成覯□胡□□所在也宋嘉定者蜀士因樵人引至
□見□之咸□七十七字□□刻于夔州□□亦□
□□□□□□□□嶽麓書院□□迹疑□□□
□不可□□□□□□□□文刻之滇南中
州士大夫□得之□□□按部登南嶽訪岣嶁水
繞□□□□□不可得□□□□使古先□□□
□□之□□于名嶽□□□覓汶汶已也□兹山□

□□□□□□□□□□□石鼓山□□□□士
□□□□其文□□古祕□□□知此方文字
之盛自有夏而已聞云　皇明萬歷辛已歲□□中
秋日四明管大勳謹識

岣嶁碑之僞始自蔗畦啓其疑時大雪下山未及審也
余既詳辨之復覼縷其說以寄蔗畦長沙蔗畦答書
云神禹碑晉已上無明文疑自徐靈斯卽爲誕妄之
根陳田夫尤荒幻可笑蜃樓海市因而何致則紙上
傳形沈鉛乃夢中譯字繫風捕影扇播若眞都忘其
爲子虛烏有古今斷此案者莫先於朱子謂爲傳聞

之誤次王弇州云其詞尗背聖經近顧亭林云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直斷其僞極快人意後此仍欲售欺豈非不智乎伊何叅伯憑空結撰又並管䟦和盤托出茫昧不曉亦可謂不善作賊者殊堪捧腹當時鑒博如竹垞諸公亦信之徒以未親到爾兹被勘破鐵案不移矣惟是三千年之𥝗祕㠃而復顯衡人據之可以夸示海内者一旦抹摋其㬇喪奚似

漢龍平侯熊尚墓碑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立即歐陽洪趙諸家所載額題漢故綏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

灌陽長熊君之碑是也其名字殘缺集古錄云名喬
隸釋云此碑敘先世祖之下云君喬字漢舉喬上闕
一字必父也歐陽說非是今案道州志載之名尚字
子高喬正其父名也尚墓在州北四十里龍郙有石
獸見存碑高九尺闊五尺厚八寸螭首龜趺宋建隆
間知州軍事王繼勲愛護遷於郡淳熙五年太守趙
汝誼喜漢刻之存命郡博士章穎考釋之其釋文亦
鐫諸石嘉定六年郡侯方信孺龕於至拙堂後湮没
至明嘉靖時分守卜某命州屬偏求之得於州治土
中蔗畦託道州守羅君訪之覆云熊尚碑詢諸老吏

云明求經丘燹斷爲二康熙間署後發地得其上截
因寘之壁今屢更守者亦不知失於何時矣又託署
守劉君徧索之亦不可得古物淪亡可勝三歎州志
榊㩮文亦鐫諸石可知碑凡新舊二枚今俱失之矣
全文八百餘字後其詞曰四言之後又有詩曰騷體
數十句殊非體裁其韻亦多不叶茲不備錄
蔡邕九疑山銘乃宋守李襲之倩郡人李挺祖書刻於
玉琯巖有跋在碑後誠所謂虎賁中郎爾乃緝金石
書者以爲蔡書謂不辨眞贗誤矣
衡山銅柱志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漢建安二十年

蜀與吳分長沙地共鑄銅柱爲誓案柱今無字不知
縣志何據豈舊有字而今摩滅不存邪
耒陽有武侯誓蠻碑其制甚異石色極古非近代數百
年開物蔗畦往耒時摩挲其下嘗記其槩云耒陽志
載縣東五里有武侯紀功誓蠻碑嘗屬大令熊君搨
之君以碑殘無字不果搨心終鈌然乾隆戊寅十月
因入公至耒道經碑側其碑在大路旁田中高八尺許
濶三尺許厚拔尺之半稍縮有趺碑立趺右偏趺左
空尺許趺上嵌碑處周圍有凹有空處凹亦完好似
是碑鈌尺許者碑制迥異他碑中幅剗下四邊及中

閒皆起棱如格眼然但有直行而非方罫爾見存者

爲三棱以左空處合尺許計之當是四棱前後兩面

皆同兩側止起二棱左側二棱止刳至半截當是後

人因殘缺欲依仿右式鑿而未竣也碑石質本堅而

殘剝如魚鱗拆裂如槁木非唐宋以下物特字跡蝕

盡波撇皆無可尋惟向路一面中棱上隱隱見漢丞

相武□□功□□碑十字字徑三寸許筆勢似是行

楷亦難別其優劣矣右邊棱上有天寶二字甚明下

一字似王字餘皆缺落大抵皆後人所刻或即唐人

題識之書亦未可知隨行有隸役劉重德云碑原半

歆其幼時過此親見之後輙自正今屹然者廿載矣
且曾見碑上字徑寸許作行草勢余謂此亦後人所
刻殆非原文又云無意中以石擊之作磬聲因隨手
試之未嘗不泠泠也土人皆呼孔明先生碑相戒勿
犯鋤掘其下輙雷動云

蕉畦於耒陽杜公祠見一圭碑如漢制無孔石質堅渾
非近代物心甚異之諦視乃吳時九眞太守谷朗碑
雖有數字微加雕飾然風格終在案邑之谷姓最衆
余嘗至杜祠其側近皆谷氏聚族朗祠凡三處皆不
在此地此碑不知何故寄少陵宇下抑或其墓所邪

碑文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
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
爲舜虞賜姓嬴氏至於扉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
承洪源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愼德行純備
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
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
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
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
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端密樞機名冠衆俗
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

萬里肅□功成而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
格彝倫攸敘於時交州籍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
戢帝思俾乂詶咨羣司僉以君□郎南州威恩素著
遷九眞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勳宜延遐紀光□皇
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
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其不嗟痛乃立碑作頌
以顯行績其祠曰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閨閾九
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
撫黎民風移俗興名□豹產勳齊往蹤當永黃耇翼
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搢紳靡瞻靡崇勒

茲元石永光無窮邑志又載碑文一篇爲朗仲子曰谷府君鈇其名字終寧海永寧侯相享年三十有五亦不著生卒年月金石錄謂其碑立於朗碑之側今失所在又集古金石諸錄皆載之可見漢魏碑刻沈理幽僻者至今尚有特不遇好古之流物色出之爾求志甚誕如漢谷永唐谷那律其族姓里居判然各別皆史有明文者乃俱以爲求之人物牽合一家大氐卽谷氏宗譜中所爲遥遥華胄爾載筆無識公然輯錄誠可歎飯

瀟湘聽雨錄卷六

瀟湘聽雨錄卷七

廣陵江昱賓谷著

麓山寺碑北海有名之書舊志稱碑後有襄陽米黻同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十六字案碑裂于兵燹本朝常廉使名揚因葺舊亭更以甎護其左右及碑陰三面竟不可見蔗畦判長沙時屢欲發而觀之戊寅九月因公會城適山長爲竹湥侍御因屬其徹甎求之言碑陰已裂近半髣髴有字賺不可識旣暮然炬沃水滌去塵土火光中微見無數題刻文多不全明日搨墨諦視字迹凡十餘家疊爲三重如層雲斑

駁其最先一重爲北海所書題名自軍曹至於尉同行三十餘碑上下空不盈尺字畫俱介隱顯閒左有不圖二字類唐人書又稍左有政和淳熙年月則宋刻也中閒草隷互見題識多缺最右草書三行亦没其名以筆意揣之爲明中丞顧璘題詩其左最上一重爲嘉靖癸巳學使單北郭登庸八分書字迹甚完而鐫手頗劣又明日徹其左偏則自慶元戊午題名爲王容陳扆又明日徹其右偏有皇慶初元題名爲兵部郎中梁泉杜與可其下有集賢侍講學士題名名裂去不可考書法類米氏以官證之殆元刻也而

襄陽之十六字終未之見但石質剝泐如籜恐遂崩摲仍爲完甃如故云乃分所搨墨本寄蔗畦并作記以示後誠可備墨林佳話也

九疑有碧虛洞永州府志稱元次山名以無爲有次山題名其無爲洞三字爲李嶠篆書蔗畦遊時水深不能摹搨余謂志稱次山始名之則書者不當爲李嶠矣意宋時郡人李挺祖屢爲昔賢補書篆隸嶠書或亦挺祖所爲邪惜未親至摩挲其下

石鼓書院西畔唐太守宇文炫名西谿舊時俗名棧道志稱唐人題刻甚多但顛巖臨水欹路峻狹於行小

雖乾隆丁丑九月令僕夫前曳後擁緣崖搜討前人
磨刻凡數十處惜石質麤疎剝落過半有太和九年
刻藏於崖下外復立一碑碑不甚古但字全蝕唯題
額西谿篆字可識因命夫役于各題刻下劃出足迹
洗滌苔蘚擕具往摹其太和題名高一尺闊少羸字
大寸許書右行體近歐陽刻手亦善其文曰衡州刺
史裴□監察御史陳越戸部從事閻斯琴客張賁太
和九年九月十日同遊凡六行三十二字缺一字余
嘗有句云絕壁苔封刺史名蓋指此也
永守許虬鈷鉧潭遊記云巨石色如䰞鍪鈷鉧潭三字

斗大河東所製也厓旁有詩刻落隱存癸酉二字里老劉國良能記此詩常聞南邨晳未識此山恩試問溪中水潺潺卽自如河東信手拈句不拘韻脚因和之而更其末韻云案詩果爲河東作未可知但五言絕句乃古體不應繩以近體詩韻竹隱豈未深究邪

辰州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者半晉天福時楚王馬希範爲溪州彭士愁與五姓納土求銘所立事見五代史柱文乃李弘臯撰爲錄於此粤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弘臯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

於象捕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
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嗣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
冒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
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
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弘皐承教濡毫載
敘厥事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
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而羈縻況帥號
精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
勗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
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

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閒釁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弘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濮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效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討以偏師鉦鼓之聲震

動谿谷彼乃棄州保嶮結寨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就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陵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粱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貟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須廪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岸

溪之將佐含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聾百越底平疆里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途勿矜擊瀨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庇爾族類殲殫可立致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恭祖宗之德弘阜俾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

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貲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其後題馬希廣職名奉教監臨鑄造又彭士愁等求誓楚王略其詞鐫於柱之一隅七行又小字職名七行十九人三段書之多彭姓即士愁暨師杲等餘爲田龔覃向朱儻卽所謂五姓者邪文繁不槩錄案彭士愁史作彭士然彭師杲史作彭師暠李弘臯史作李臯俱誤應以此柱爲正又稱馬擬爲烈祖昭靈王亦史無明文者末行年月乃晉天福五年十二月立而首行復溪州銅柱記下又有一行字體與本文不類似是後刻云維天禧

元年正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天禧爲宋
眞宗年號上溯晉天福幾六十年豈今柱所在已非
故處邪抑流移復返邪又文中空行輙有職名題識
亦彭田等姓不與文內字一體亦似當時增入已上
文字姓名官職時地皆可資正史考證宜好古者所
亟收也

中興頌之右山谷詩書體輭弱無神向疑非原刻居易
錄謂順治中郡令爲刻推官詩鐫去一角可知今之
全刻乃後人所補譌誤行閒仍有字畫隱見當即推
官詩磨之未淨者何人知有毀文昌徒遺笑罵

合江亭後巖壁有寸許大字漫滅不可盡識年月姓名又爲俗間記名者刊去錢籜石太史于次公比部由粵西歸而過此摩挲不忍去因共讀之得不全七律云□□□來□此州□□偶到合江遊□□雨過□□□□□□□□□油韓愈詩奇封碧蘚朱陵洞古枕寒流肩輿歸去日將暮啼鳥一聲山更幽籜石以爲必宋人作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行書禮義廉恥南軒張子八分書碑俱在衡郡學櫺星門外又有張于湖書杜甫裳對盧坦語碑與張子碑末俱有小字爲四明六峯

李循義重刻亦在郡學志稱久軼余蹤跡得之于明倫堂快甚惜係沙石多磨泐爾案李嘉靖中郡守令觀諸迹亦風雅好事者也

南軒書昌黎詩今嵌合江亭壁但石質不堅剝蝕過甚碑下截漫漶者已尺許惜哉

乾隆己卯臘月二日時烝湘江水大落偕友人於石鼓山麓尋釣臺二大字已磨滅僅存不勝悵惜緣麓而西崩石臥水際有張安國題名安國為宋張孝祥字號于湖官粵西經略又嘗知潭州其到衡宜也急命工鑿去其背輕之舁置合江亭與南軒書並蓋南軒

于湖友使兩賢遺墨不孤是日適命僮子往學宫搨于湖書杜黃裳語兩刻彰于一日殆非偶然

辛巳秋日衡郡學重建大成殿于四配座下取出一碑判而爲二乃朱子書字極遒秀後有小字年月亦嘉靖閒太守李循義也今重整之置立櫺星門內

衡嶽石多麤沙故題詠自宋以上即苦剝蝕古者甚少明時令彭簪題名刻于水簾洞石壁極簡古有味題云七十二峯主者彭簪九年來遊三度吁嗟乎此去百千萬世也

海內漢碑日少唐碑亦稀余客湖湘於其地之碑刻聊

就力所能致者留之更歎晨星矣乃王西莊光祿自京師寓書蓆畦索之略云舍妹夫錢辛楣侍讀自楚歸述令兄賓谷亦在楚南令兄先生弟想念已久蘭泉家舍人十數年前常常爲我道之頃從辛兄處讀其松泉集味如諫果吮之愈出也聞賢兄弟在楚留心訪古爬搜於窮崖絕谷蒼林破冢之中而出之者不知凡幾從前錢辛石庶子典試歸贈我石鼓山題名云卽係吾兄所贈已爲叫絕辛楣歸又見九眞太守谷府君碑此碑同在耒陽而掀揭洗剔則自吾兄始歐趙先已著錄　本朝人竟無見者拜求郵寄一

紙又聞令兄所作瀟湘聽雨錄中辯證岣嶁碑甚晰

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弟與辛兄在京暇則以金石爲

娛戲不啻小兒鬬草每互出所有以相靳此懇萬不

可虛所望也右書言之過實爾用爲慚節錄於此見

光祿好古之懷抑亦昔人藏去爲榮之意爾

鄭炳也太史工草書嘗作清泉行蔗畦爲刻於石與蔗

畦所書建署碑同立於門

清泉縣署儀門壁光明正大寬厚和平大字四碑南豐

蓋先府君教家塾語蔗畦書

清泉署落成房聯皆蔗畦自題略紀於此曰維新堂聯

云認理不容情莫怨長官之執法寧人須息事總期
俗尚之還淳曰觀我堂聯云吏本書生朱墨紛紜只
嘗昔年工課家傳縣譜刑錢繁劇寧忘奕世箕裘曰
看弈軒聯云名勝獨鍾几案閒長占江聲嶽色分陰
當惜戶庭內敢云清簟疏簾曰遲鴈樓其下曰樓下
屋聯云欲知千載端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門
聯云改隷不改疆爾宅爾田各安舊業從令還從好
我民我吏莫競澆風又共享太平報稱幾何正賦不
多宜早辨各勤本業精神有限公門無益莫頻來宅
門聯云出必三思印票硃籤動攝小民之魄入唯一

愼靑蚨白繼毋移烈士之心

乾隆丙子將之衡州陳君授衣楷書一聯深具顏柳風格屬刻於署曰使湖南有吾書乃以勤補拙惟儉養廉二語蓋甲戌秋庶眭之官長沙家母訓之以此屬授衣書者緣屢書不獲盡意至是始以畀予今刻於觀我堂屛閒

湖南志書無甚佳者錫山顧雙溪奎光瀘溪志略具體裁他若梁南浦棟新化志羅書憲紳興寧志尚見簡核沅州府志乃常德朱大令景英所葺其山川志法水經注寺觀志法伽藍記亦近今名筆也

歲丁丑因葺清泉志遣役至漢口借武功志於王君櫟門兩年後櫟門屬石曉堂索還昨左君聲遠宦盩厔知需此書復自秦中覓以遠寄曉堂適在坐笑云千里借書千里索還皆爲癡絶不謂三千里郵寄者更來鼎峙

今州縣志必列分野一府所屬之志處處相同作者亘宿莫辨輙爾依樣葫蘆覽者叙例方終卽復連篇繙揭塗羹塵飯一見欲歐清泉志初不事此繼因議者竟若綱領之不可闕強綴數條而已憶陶稚山觀察士傑爲漢陽府志取南北日出早晚之分載之覺言

之可據闊之生新昨過長沙談及觀察笑曰彼時並非求異適緣友人劉學稼所著天文諸書不能流布聊取以示文豹一斑爾設各志效之其與列分野者又何區別觀察不自矜伐而表彰人善如此洵前輩風流也

瀟湘聽雨錄卷八

廣陵江昱賓谷著

歐陽圭齋其先由廬陵遷楚之瀏陽今族頗衆輯刻圭齋文集凡十六卷張慧川宏燧宰瀏陽將嘗以寄余

茶陵李文正文集江南有之其本處板藏州庫漶漫不全舊本藏者亦少其鄉人彭瀧園大司馬嘗謀重刻未果州守戴層岩獨覓得一帙及陳同俌文選補遺畀余

郴州何文簡餘冬敘錄六十五卷分內外篇爲十三冊起子訖亥其一象閏博引羣籍間參已說頗極平正

原板燬失七世孫逵廷等於乾隆戊寅重爲校刊與寧大令羅書憲以一部寄余後與雲巖學使案試於郴晤逵廷於羅仙嶺又以文簡詩文集見示亦其重刻蓋後嗣之賢者也

長沙廖大隱元度錄皇古迄明代之詩曰楚風補復取本朝之詩曰楚詩紀命意極佳惜不甚精當如唐時流寓有李杜劉柳其在楚之詩反不甚取而取其與楚無涉者士著之古人亦多不確漫本今之宗譜志書不衷諸史傳往往援引別地之人入楚書雖裒然成帙未盡善也

郴衡間有訓蒙三字經初來自粤東傳爲昌黎作其書取經籍中三字成語編緝亦不叶韻意昌黎不至於此又通用之三字經傳爲王深寧作余謂不然王氏於三國帝蜀持論極嚴今其書有魏蜀吳爭漢鼎之語漫無區别矣廣東新語謂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新語所指不知何本也

余因新奉功令考試用詩故輯韻歧一書爲操土音者調其詰屈凡　佩文韻所不載不敢妄增所以尊同文之制且就顯然區别常時押用者疏之聊示舉隅

非重編韻書必欲捜羅盡備也蔗畦在長沙與揮五
明府談及明府曰韻歧指揮如意信手拈來原不能
盡括彼訓詁家議續議補恐非作者本意蔗畦爲余
述之余歎爲解人

湘東藏書家向推丁氏近惟蔣氏豈石大令昆弟四人
次柳又胡方陳大令其季也皆風雅好事日相尋於
牙籤錦軸閒輯清泉志方陳預纂修館中借書盡出
其家所藏

衡之畫家工於淡而皴者殊少二十年前劉瓆以雨景
著名今一幅率值數千錢烟雲浩渺頗覺逼眞近若

蕭老人慧閒用用乾皴略具筆法至陳次公士德在康熙閒名振一時則工筆人物研朱調粉又當別論

蔡倫耒陽人其地有池有臼是其遺跡至今出紙水經注所謂用代簡素者今殊不然不過包裹之需溷廁之用爾近瀏陽紙書畫家多用之若溆浦之桃花紙則薄而潔取供楷摹

通草牋乃燈心草用刀鏇之成片方尺許有大至二尺許者光勻潔白作書畫極佳先稍研之則筆所到處皆凸起若堆繡然雲巖以寄粵東梁瑤崖觀察時雲巖在寶慶使院得觀察報詩因屬同人和之惜不令

吾友金壽門見載入物始集也

郴筆有詩見柳州集霏雪錄載吳人稱雪庵居士謂趙松雪出郴筆兩枝餘冬敘錄云吾郴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余案楚南筆無佳製嘗從學使案試諸郡惟郴筆稍可用在南省爲穎出或尚有前代典型歟然則燕泉生於其地未始以他郡技之爾

湘陰臨湘一帶出麩金郭弘農所謂如穮者也居人沿江淘汰所得堇堇償日役而已多則次日必減少足見造化之妙淮南子水清者有黃金吾意自湘沅而下至洞庭之水可謂極清疑皆有金但多寡不同爾

湘江中石子極堅刀斧不能入玉工剖之外膚麤𤻲不必表裏一色中則瑩潤與玉無異有斑點者儼然漢沁無事白茖之血也永州參戎雅君獨能鑒別沿江拾之聘粵工於署敎琢成器居然名品昔楚國白珩豈其類邪

祁陽山間出花石以綠色爲佳肌理瑩緻雲委波襄以飾几案可並黔蒼所產湘人之硯亦取給焉邑志失載

芷江明山石青赭黃白五色層疊工人鑢去上層顯出次層作梅蘭竹菊及鱗羽草蟲之類視各層之色取

意以爲屏風或几榻飾彫刻精妙售價不貲其他界
尺墨牀筆格香合等件直或小損
湘江兩岸之山頗有秀石如畫嘗遊浯溪見寒泉之巖
間有漁艇以一石繫船大不盈尺酷類靈壁白理黑
膚皺漏有致因攜歸鋟以寒泉寸碧四小篆供案
頭客來每詫古物摩挲不置
同雲巖試永州由祁至永觀兩崖石余口占二絶云奇
秀天然意匠殊空江鎮日足淸娛禮星獅子相題品
卻笑平泉鑒賞麤又此件艸蛀不堪用百金幾過蘇
東坡少人多石一語盡石不能言可奈何

顧愷之言零陵石燕風雨則飛羅含言今不復飛羅顧同時言乃互異紫石燕山今屬祁陽境內曩遊祁陽訪之民窐輒出以相示云其飛如故每風雨則山開歷落四出甚則相擊有聲往往墜地小兒取成對者弄戲於石上少磨其底令平置酢中則彼此啀就若有知然隨取試之不爽

郴桂閒鉛礦産黃灰鍊之即成砒石考字書硥音批硥霜也亦作砒硇音鐃硇沙藥石亦作磠至砒音信則竝無此字意或俗以硇字偏旁遂讀囟而轉書作砒邪又或研字之譌蓋研磺礦俱同廾周禮廾人注云

廾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又方書云出信州故名信石似別一說也

羅書憲明府蒼梧人嘗言肉桂向以安南之花園坪所產爲最今童然無餘枏貨於楚者皆花園坪近地所產土人號安邊桂價極昂餘則粤東西內地皆植之

又有桂子形如吳茱萸味香如肉桂粤人置夾袋中時食之云可袪寒順氣然檢本草則謂功同桂枝蓋又辛散去

粤東析椰子殻琢圓穿作數珠能染香置之種種香處即作種種香氣數日不散搢紳閒極重之小者粤人名

多市於衡昔平原省吏賦木犀香數珠見此能不另

出變相神通否

緬茄來自粤海售於郴衡間木本結實似茄而小如指

頂蠟色而肥大者佳以之揩眼能明目吳沖之太史

詠以七古風華雅贍一時傳誦

陳琬同太史廣州佛山鎭人嘗言蕉團扇實蒲葵葉所

為不知何故被以蕉名廣東新語紀之甚悉

芭蕉必三年始花而結甘露他處望秋先零不能逾歲

南方漏冬暖少霜雪則不凋分縣時衙署未建借居

通守署宿蕉極茂來歲通守賈君旋署秋間作花結

實甚繁賈君有詩余與蔗畦嘗和之

湘中芭蕉幹高葉大嚴晨肅月不變暄萋誠佳植也又有所謂觀音蓮形質略與蕉相似蔓生葉尖圓長四五尺闊可二尺許翠嫩若藍靛紛筋細紋不霑雨露五六月開花色碧似蓮花只一瓣有心如稚若大士之跏趺龕內故以此名根類芋魁味辛辣不可食冬後委黯至春復發皆江南所無可與芭蕉稱湖湘雙絕案益部方物略海芋生不高四五尺葉似芋而有根幹根皮不可食方家號隔河仙云可變金或云能止瘧云云此似又一種向遊岣嶁峯見寺僧所種詢

之名磨芋榦赤葉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實

如芋魁磨之漉粉成膏徽作麵辛蔬品中味猶乳酪

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賛曰木榦芋葉是也若觀音

蓮非木榦葉亦過大爾

諸葛菜即蔓菁春時徧地紫花詔鹽余酷愛之臨烝爲

武侯督師地乃竟無遺種不啻淇川之無竹昨年張

西潭觀察嘗種於衡郡署今亦杳然近從廣陵覓種

種之署內儼有故鄉春色

常寧南鄉徭峝閒蘭蕙極多種類亦繁有冬開者有四

季者有紅者有素心者有莖瘦如鐵線者分別蒔之

奇可愛翫嘗命僕隸往采動得擔荷以歸問諸土人何以不賣言無售者貧人刈草供爨蘭不足薪輒棄之爾

昔人稱交廣曰竹鄉衡湘壤接殆未多遜種類之繁不止竹譜中各處所産已也俗所通用者自屋宇以至器具無不取給名曰南竹大者圍徑四五寸小徑二三寸深山中有極大者嘗見山家及寺觀內截之爲盥盤飯暴用久光澤動目余因取老根就其天然形質琢磨成印章大小數百枚段芝園爲作記余有詩答之

羅念菴手植松一在祝融峯頂一在觀音崖磴道旁石罅中居易錄載消夾先生言高不數尺固然但南嶽地迥多風絶頂之樹大雖合抱亦扇婁娑偃蹇不獨念菴松也

嶽桂頗多樹極大但人不愛惜從無培壅故花香不甚遠

湘中風土不宜於梅千瓣者更少蠠均撰著所以未之及邪

木芙蓉花每日三變早淡紅午深紅晚紫亦有早白者八月開花至九月盡嚴霜始萎枝條搴地即活本年

即花即成大樹新居求蔭莫此爲速

永州鮮果倍勝常產惜不耐久致遠爲難

湘中蓮藕勝於他處花盡白色無紅豔者且極壯盛故藕粉甲於全楚歲以充貢若生食之藕以永州司馬塘產者爲尤勝甘嫩無滓中有九孔雪之無絲司馬謂子厚豈其詩文峭潔異衆遺韻傳流雖植物亦自不同邪

永以南至粵西產百合白花大而甘嫩以之澄粉如雪如銀但市者多僞近因入貢由官署監製者絕佳昨胡書巢明府德琳自桂林來與梅花詩同貺清虛芳

潔交沁肺腑

甘藷有番藷山藷兩種初來自兩粤近湘楚徧種易生多獲而價極賤誠儉歲之糧臨桂陳公在陝西課民種植以為積貯其利甚溥講農政者不可不知也番藷湘人單稱藷別於山藷亦曰紅藷山藷則稱白藷又曰脚板藷若吾鄉則統名山藥已爾番藷形員而本末皆鋭大者如鵝卵皮紫間有褐色者肉黃味甘氣香生如巖桂熟如薔薇山藷形魁壘重數斤大如足掌皮褐色肉白味稍薄南方草木狀云海中人壽百餘歲由不食五穀食甘藷之故其益人如此愚意

甘藷與山藥之原名藷藇者自別山海經景山多藷藇郭注云音曙豫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云案景純似謂藷卽藷藇其實形質性味及栽植之法生成之時判然各異而藷藇則湖北最影湖南反不多見也衡烟馳聲遠近有所稱王城烟葉者尤珍貴城乃明時桂藩故址在衡州城中今歲久頹毀民居駢比僅餘塘邊隙地大不過二三畝水饒土沃故所產腴嫩少筋乾之色黃用者多不切絲整爇之味極芳烈每歲爲有力者爭購不能及遠也

黃藤卽鉤吻言鉤人喉吻也一名野葛或作冶一名胡

蔓草一名毒根一名斷腸草入人畜腹黏腸半日即黑爛又名爛腸草一名火把花因紅而性熱故名蔓生葉圓而光如柿如羅勒光而厚新采者皮白骨黃宿根似地骨嫩根如漢防已經年後折之有塵從骨之細孔出春夏嫩苗毒甚秋冬枯老稍緩五六月開花似櫸柳數十朵作穗嶺南者花黃滇南者花紅誤雜生蔬中毒人半日輒死陳藏器曰蘿葉擣汁滴野葛即萎死南人先食蘿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葛洪肘後方云凡中野葛毒口不可開者取大竹筒洞節以頭拄其兩脅及臍中灌冷水入筒中數易水須臾

口開乃可下藥解之惟多飲甘草汁人矢汁白鴨或白鵝斷頭瀝血入口中或羊血灌之嶺南衛生方云卽時取雞卵抱未成雛者研爛和麻油灌之吐出毒物乃生稍遲卽死楚南黃藤之毒最甚官府出示令民自爲鋤掘務絶根株奈山野徧生除之不盡至藜菜雖民閒日用之需然亦春夏有之故備錄諸方以便人檢用

龍山縣產飛虎皮毛色之佳極類紫貂其腹脅別作嫩黃色尤可愛但皮薄如紙不中衣裘之用水搠皮出處甚多則又皮厚毛搠有製爲裘者其墜重不止青

州布衫造物何不薄其賦以與飛虎令二物皆焜華於章服哉

野獸如熊虎山牛之屬極多山間人獵得衆即碎分食之不得市于城中若虎則尤忌粥賣云得錢必遭虎害也官署間或買得熊掌果狸及虎皮鹿角之屬而已

長沙有長須老猨極大毛色蒼白項餘金索一截傳爲明時藩邸逸出至今尚在暮夜則出亦不爲擾見人則上牆屋捷疾不知所之蕉畦判長沙時曾一至署中

南中禽言分明可聽者有淸朝聖　公公酒醉　莫摘花果　過江過河　天作怪鳴則必雨如此甚多皆出載籍之外南方羽族轉非鴂舌

烏鴉湘中多有人不甚以爲怪特如諱忌鴉鳴而已且有云官署有之爲陞遷兆者是知賈傅之鵩集於舍亦傷悼所積及於戾爾非野鳥入室眞能爲不祥也

衡湘多魚而冬鯽不能四時皆有常寧夏間出一種鯽魚并頭尾圓如烝餅名荷包鯽美珍常味

湘江鰣魚開網之期不能在四月朔必五月杪六月初方有不過小孤之言殆非實也然亦上及衡州而止

鱗鬣閃雖不失江光海氣乃登之几筵按楊子江所
出則肥美都減覘橘之踰淮差能不化爾
魚苗出常寧白面石下其地有龍祇潭上有沙邱相傳
龍王葬后于此邱之沙細如塵歷久水不能沒或秋
冬邱稍低至寒食仍高聳俗又稱龍王培墳湘水之
魚必至此朝龍經白面石照方成種順流而下迄清
泉約百里而遥過此則無漁者於清明節浮筏江中
候雨集水長撈魚所布之子膠密布爲箱貯之養於
澤畔越宿卽成魚苗星星細如毫髮乍覩無所見若
清水然故名曰魚水賈人購置盆內越翼日而頭目

畢見飼之之法取崗茶煮鹹鴨外經晝夜取卵黃爲粉飼之越三日毎一盆或數人十數人均分其水利而畜者獲魚至億萬無筭數千里外購魚苗者帆風泝月默渺漁歌與湘流上下故清泉科則春有魚舫之稅

瀟湘聽雨錄卷八終

男　德堅
　　德堪　同校
從子德量